

散文园地



古香轩

喝火令

车 铭

饮月三分冷，
怜秋一寸心。
葬了霜菊葬光阴。
松柏淡忘年岁，
何处雪花侵？
去者风吹絮，
来人露湿襟。
取些黄土种如今。
种得兰香，
种得竹箫音。
种得一丝幽雅，
白首短长吟。

朝中措·渔父词

骊鸾仙

双鳞波底荻芦洲，
木落越江秋。
披蓑竹篙称手，
回船细雨沙头。
一壶浊酒，
清风蓑笠，
黄绶轻钩。
不识何人王谢，
由他烟起烟收。

浪淘沙·清水混凝土

周洛倾

隐泥萍而凝，
慷慨更形，
与青竹三三成亭。
桓立俗台殊不俗，
得意相倾。
拥翠拟山经，
檐下盈盈，
冗从精作配王翎。
不谙天时人间里，
一曲清明。

鹧鸪天·晴普

汉华千秋

华渚星流影若虹，
韶光未惜慨时穷。
当时红萼玉梅冷，
对此霞觞烟雨濛。
来犹惆，
去成空。
沉吟低唱有谁同？
梦回酒醒唯惆怅，
昨夜蟾辉透海风。



往事悠悠

“贵人”杂忆

王玉树

他成了我的精神导师，始终鼓励我在文学道路上继续上进。

第四位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借调天津市教育局教研室，在蒋冠五老先生的领导下编印一套全市业余高中语文教材。他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毕业于北大教育系，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担任华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蒋老的学生有大作家梁斌，还有华北军区政委、河北大学校长等。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可谓桃李满天下。蒋老和我情同父子，他很赞赏我新从事的文学工作，给予不少的帮助。但他病逝时正逢我出差在外，回津后我站在遗像前大哭了一场，体味到五内俱焚的伤痛！

人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好比逆水行舟，需要付出毕生的心血甚至生命。所谓天命，其中少不了师友的助力，时代提供的客观条件；因为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俗云“一个好汉三人帮”。我行我素乃是狂人的行为，没有别人的扶助，只能是跳独角戏，形不成什么气候的！

第五位贵人是首任天津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孙振(笔名雪克)，1980年我调到文学所时，他特别关照我的工作。不久他推荐我赴西藏工作一年，回来准备接替他的所长职务，因故没有去成。孙振的最后一部小说《无住地带》出版时，已经多年病卧在床，他女儿低声告诉这部书出版了，他才闭目远行。我心里很难过，就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悼文，刊登在本市报刊上，以示纪念。

第三位是我参军后，原荒野一个师工队队长官伟勋。抗战时期，他在胶东军区文工团当演员，好戏成才跃升为一名空军作家，出版小说《两个飞行员》。后调任公主坟空军总部宣传部长，家住在富康路家属区。文革后被迫转业北京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

散文园地

那条古朴悠悠的土楼茶马古道

何葆国

滇藏、川藏的茶马古道早已名满天下，可是你知道吗？在闽西南土楼乡村，也有一条茶马古道，现存的一段约有十几公里，位于南靖县云水谣景区及其毗邻的山村。其实，这条古道是在天地间存在数百年，村民们口耳相传的“自古以来”，根据史料考据，应始于宋代，属于官方的驿道，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官差与士人打马而过，惊起两边树丛中的飞鸟，宋人有词曰：“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时光如梭，驿道演变成古道，这里依旧是从汀州府到漳州府的必经之路，也是村民们从大山走向外界的通道，她在四乡八里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又是多少时光漫漫飘散，世事巨变，沧海桑田，她渐渐被取代，被遗忘，如唐人诗云：“古道少人行，秋风动禾黍。”繁华如梦，如今有的路段荒草萋萋，树木蔽蕪，有的路段甚至被侵蚀、被损毁，她如同一位阅世极深的隐者，安享着尘世之外的淡泊与幽静，从不诉说过往的兴衰，只是静静地等待着足音响起……

何时能够走一趟这条茶马古道？几个朋友相约几次还是不能如愿，然而这一天似乎在不经意间约成了，说走就走，何等快意。

在云水谣看土楼，观古榕，和贵怀远，云水古风，然而意犹未尽，有人说起茶马古道，立即获得广泛支持。于是午饭后略作休息，开始徒步，从云水谣的东山祠往东走，古道徐徐展现在脚下，蜿蜒地向上

伸展。数百年来，多少人走在这条路上，挑担茶叶上山城、上漳州，今人不见古人身影，只是耳边仿佛响起一阵阵脚步声，这是怎样的灵魂深处的体验？上坡，过乐此亭，洋顶崇私家茶园就在眼前，伸手可及那片片青叶、朵朵白云……晚上在洋顶崇博饼、吃农家饭菜，一起品尝洋顶崇私家茶园有机高山茶，恰逢中秋，洋顶崇的夜晚更像童话般纯洁无瑕，无法用文字描述，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最难忘的记忆。次日凌晨5点起床，洗漱完毕，走到洋顶崇最佳观赏日出处静静等候日出，太阳出来喽，那种惊喜，那种惬意，令人久久沉浸在大自然的壮美之中……早餐后，参观茶园，在茶师傅的指导下，采茶，学习制茶，好多人做出了自己的人生第一泡茶。中午吃完饭，开始整装前往南靖最大的南一水库，也称亨阳湖。还是徒步，这条林阴山道，几乎全是下坡，令人轻松愉快……

山林风景人独秀

施晓宇

记得40年前，福建省拥有两个全国第一的记录。一个是全省绿化面积全国第一，一个是全省公路总里程数全国第一。这个报道的剪报资料现在还存放在我的书橱里。福建省的地域特色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百分之八十的面积属于林海荡漾的山区，因此拥有全省绿化面积全国第一和全省公路总里程数全国第一这两个骄人的记录，证明我省具备得天独厚优势，同时也是一种足可傲视群雄的“风景这边独好”的创作特色。40年后的今天，福建省是否还拥有这两个全国第一的记录？即便已经被兄弟省份取代，但是福建作为绿化大省以及生态优势大省的全国领先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因此，作家们，至少是福建省的作家们，理应牢牢把握这种创作优势和创作特色，创作出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生态小说和山林题材的中长篇小说。

记得2017年6月举行的一次“福州市中长篇小说选题创作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强调了中长篇小说创作选题的重要性。当时有作家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中长篇小说创作的选题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作家怎么写出好小说来，对此我和在场的多数作家是不认同的。时隔一年过去，我在这里重申并坚持我的观点：中长篇小说创作的选题，包括短篇小说创作的选题是十分重要的。选题的优劣，直接影响中长篇

小说创作质量的优劣。我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证明我的观点。譬如说，一个厨师，他选取一片猪耳朵，做成卤猪耳朵，成为一道下酒菜。即便你手艺再好，卤味十足，充其量也就是一道可口的下酒小菜，不过螺蛳壳里做道场而已。同样还是这个厨师，如果他选取的是一只肥硕的壮羊，做成色香味俱全的烤全羊，那就不仅仅是一道下酒的小菜，而是上得了任何筵席的一道大菜。

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证明我的观点。2016年4月29日7点40分左右，写出皇皇巨著《白鹿原》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两个小时，《北京日报》编辑部主任陈戎就拨通陕西省一个长期在陈忠实手下共事的作家张艳茜的手机约稿，点明主题是专写对陈忠实的印象。2016年5月5日《北京日报》用一整版发表了张艳茜的悼念长文《近看陈忠实》。紧接着，2016年6月下旬《新华文摘》(第13期)用最快速度全文转载了《近看陈忠实》。毋庸置疑，从约稿到转载，都因为由于陈忠实先生病逝引发读者怀念这个题材具有可读性，从而证明了创作选题的重要性。由此可知，一个厨师做菜的选材十分重要。同理可证，一个作家创作的选题也十分重要——它是创作优秀中长篇小说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我期待不久的将来，福建的作

家能够把握机遇，突出优势，强调特色，创作出一批质量上乘，领先于全国的优秀生态小说和绿意盎然的山林题材中长篇小说。而在生态小说和山林题材小说创作方面，福建省的作家明显具备超越他人的扎实基础。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40年前，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袁和平作为福建文坛的领军人物，于1977年第2期《福建文学》发表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共产党员》后，接着在上海《萌芽》发表了中篇小说《森林，人在深邃幽远中》(获首届《萌芽》创作荣誉奖)，出版了中篇小说集《佛手》《鸭姆河的小店》，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方的森林》《蓝虎》等在全国最早一批有关生态题材的小说，同时有袁和平根据他于1969年到内蒙古插队当知青的经历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马背上的教师》和随笔集《大自然的隐语》问世。

可惜1949年出生、如弥勒佛一般壮硕的袁和平因口腔癌于1997年以骨瘦如柴的羸弱身躯英年早逝，年仅47岁。但是，袁和平仿佛先知先觉一般，以强烈超前的生态意识而享誉福建文坛，为生态体裁创作的后来者带了一个前途光明的好头。希望福建的作家像《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学习当年楚先王熊绎向南方勇敢开拓的进取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抓紧出发，走向福建诗意葱茏的辽阔山林深处。

带来的积极效用。

坂仔四周青山环绕，溪水穿过村庄蜿蜒流淌，山清水秀的天然风光润泽着林语堂幼小的心灵。林语堂故居不远处的环溪楼，一幢气势恢宏的三层土楼，拥有18个单元113间房，应是林语堂儿童少年时的游乐大观园，大凡文化名人都有初始的庵寺或楼宇情结。狠心的林至诚将年仅10岁的林语堂送往厦门鼓浪屿读书，后又举债让他到上海继续深造，学有所成被公派到京城任教。父亲的远识开阔了儿子的眼界，外语基础好的林语堂随后又到了美国等地留学。

林语堂七分恋家，留备三分自由空间。他有一段青梅竹马的初恋，而当她决定走进婚姻殿堂，便是牢记使命义无反顾的。新婚燕尔就烧掉了结婚证书，他认为“婚书只有到了离婚时才用得着。”他“专营”婚姻生活，定位准确，婚姻经营风生水起成了四舍五入的百年老店，没有闹出绯闻可幽其一默。晚年的他返老还童，不忘初恋，才插出一部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丰满了风流才子的情感世界。

强烈的爱国心，他用了十分的激情投入。抗战时期，旅居美国的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发表了《日本征

服不了中国》《日本必败论》等文章讨伐日本的侵华行径，还二度回国参与抗日宣传等活动，极大地激励了人们爱国抗日的决心。在美国侨居生活了30年，心怀祖国，他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他不能落叶归根，但他选择同为闽南母语的台湾作为人生的归宿点。

“人生，与其喋喋抱怨，不如静下心来沉思。”林语堂执笔书写着真正、朴实的坎坷人生，活出了非凡的境界。于是，其便有了“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的曲折人生履迹。他一生有八部长篇小说、千余篇散文问世，并创办多种刊物，主持编纂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双语写作让其作品传遍世界各地。他集现代文学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于一身的大家，是一位国际性的传奇人物。文学成就曾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发明专利，一生却追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超然与平和。

文化是一项慢热型的事业，需要不断解读林语堂文学里的从容与禅意，将其打造成国际性的林语堂文学奖项。继中国蜜柚之乡，林语堂的文学世界又将催生出一张平和的国际性文化名片。

慢生活

的我，不再贪恋各种可口的“茶配”，我喜欢啜饮清茶，把书籍当作“茶配”。离家的惆怅与思家的苦恼，渐渐被茶水冲淡，被书香淹没。

工作后的我，因为单位离家远，所以我住校。身为教书匠，当然离不开书。而从小到大养成的读书习惯，更让我有“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的感觉，除了教科书之外，各种闲书也占据了我的书架的半壁江山，连床头也一定有三五本闲书，以供休息时“卧读”。那时的周末，学校需要上课，但住校的老师却寥寥无几，万籁俱寂的黑夜，一杯茶，一本书，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寂寞而恐惧的暗夜。有雨的夜晚，静静聆听着潇潇的雨声，手中，书卷在握，一页页的纸上，文字轻舞飞扬，我的思绪也在轻舞飞扬，我与书对话，与作者对话，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书中的万物对话……这样热烈的交谈，交心，我，又怎会是孤独者呢？桌上的热茶水汽蒸腾，香气氤氲，我的灵魂被茶水浸润着，灵感的种子在萌芽，我的灵魂因这书香和茶香，也被熏染上缭绕不散的芬芳……现在

衔着烟斗的林语堂，据说有一种抽烟的文明范儿，可我对其不感冒。

庄马炮

爱是刻骨铭心的，难以被改变且不容易串味，而喜不喜欢却可以打破僵局的。游了一趟平和林语堂故居回来，我真的感冒了，还感染了“妻管严”，因此也多了一点思索的档期。

明代“知行合一”的创立者王阳明继承并拓展了理学大师朱熹的思想体系，主政了漳州平和县。在他的倡议下，平和县城隍庙供奉了唐朝的“诗佛”王维为守护神，历史文脉的传承更接近于神灵的旨意。在清朝末年，平和基督教会指派林至诚到平和县坂仔担任首任牧师，也带来了一颗特殊的种子。坂仔土楼群“北斗七星”跟牧师家排行第七的林语堂“七七对碰”，从此揭开了这个家庭乃至平和的神秘面纱。

年少顽皮的林语堂遇上豁达开朗的家教，开启了林语堂闲适幽默的心智，打通了一些固有的壁垒。林语堂故居的墙壁有一处外槽，井水通过外槽直接流入厨房的水缸，相传是林语堂的小创意。在反思压制教育失败的今天，要造就一位高精端的人才，不能忽视宽松家教所

吃茶读闲书

茶和书是我灵魂的伴侣。从童稚时期直到人到中年，它们始终伴随着我的朝朝与暮暮。

孩童不解茶滋味，但贪恋着甜香的茶配，所以觉得茶和茶配就如同咖啡和咖啡伴居一样不离不弃。那时，年轻的父亲每天清晨起来就叮叮当地洗茶具，烧好水，泡好茶，便喊我们喝茶，然后督促我们晨读。一杯茶，就这样开启了我们的每天的阅读时光。而父亲喝过了茶，也开始静心看书，或者潜心作曲。除了晨读读课内书，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阅读的则几乎是课外书这些“闲书”了，而茶水也几乎一天到晚浸润了每天的阅读时光。

直至离开家门外求学，父亲也依然会在我每次离家时，在我的书包中塞进一小包茶叶。那片片抱成一团的茶叶，是深藏不露的爱。离家在外，自然不能像在家时那么讲究，泡功夫茶是不可能的了，便只能在水杯中丢几片茶叶，冲泡好一大杯热茶，然后依旧开始我的阅读时光。喝酒的人要有下酒菜，喝茶的人呢？一本本好书就是好“茶配”——长大后

周紫红